

家事

盛开在大凉山的索玛花

■蒋阿呷介布莫口述 李结义整理

本文的口述者蒋阿呷介布莫，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布哈的妻子。在布哈参与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梭拉打村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蒋阿呷介布莫也在大凉山区的另一处山乡，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山村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帮助贫困学生……蒋阿呷介布莫常说：“布哈在大凉山扶贫，我作为一名教师，也要发挥光和热，努力不让山里的孩子掉队。”

美丽军嫂

大学毕业那年，我放弃在城市找好的工作，怀着对故乡的怀念和对男友布哈的牵挂，回到贫穷落后的大山故乡，成为了凉山州甘洛县草坪乡拉埔小学的一名特岗教师。

家人朋友一开始很不理解，但我心里对自己的选择十分坚定。布哈积极向上且充满正能量，对待身边的亲友诚实守信。嫁给他，我心里踏实，也绝不后悔。同时，我心里还一直藏着另一个愿望——帮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听说我回来教书了，乡亲们都非常高兴，纷纷来学校看我。他们说：“从这里长大的孩子，毕业就回家乡了，太好了！”

2010年，老校长退休，由我担任拉埔小学校长。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带领大家以研促教，全力提升教学质量，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我还多方联系爱心人士捐助，很快就让全校76个学生都有了新书包和学习用具。

因为工作繁重、长期劳累、饮食不规律等原因，我患上了胆汁反流性胃炎。身边同事曾多次劝我回家休养，但我放心不下学校里的孩子，还是忍痛坚持在岗位上。病得最严重的时候，身高1米63的我，体重只有76斤。

记得有一次布哈赶到医院，看到我憔悴的样子，既心疼又自责。

“我只是变美变苗条了。”我躺在床上笑着安慰布哈。

我一心忙于学校工作，布哈也忙于部队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工作量比之前少了一些，终于有时间去部队探亲。



蒋阿呷介布莫带着两个孩子到梭拉打村看望在那里参与扶贫工作的布哈。

那次，我连夜从甘洛赶到西昌，准备第二天一早乘班车赶往布哈单位驻地。当时，去驻地的道路正在改造修筑，客车等了很久才开动。车在颠簸的路面上缓慢地行驶，我憧憬着和布哈团聚的情景和画面，内心无比激动。这时，布哈的电话打来了。他抱歉地告诉我，临时有任务，让我原路返回。

回想一路的艰辛，失落和沮丧瞬间涌上我心头。挂了电话，我忍不住哭了。那一年，我26岁，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当军嫂的不易。

我和布哈育有两个孩子。老大出生的时候，布哈参加森林灭火任务没能回来。老二出生前，布哈对我说：“这次一定陪你。”

我和布哈商量，他在我预产期的前一周休假，以便有时间照顾产后的我和初生的孩子。可老二没那么听话，提前出生了。那次，我产后大出血，经过很长时间手术才脱离危险。当我从病床上醒来的时候，看见布哈正坐在我身边流泪。

这些年，布哈“缺席”过家里的许多重要时刻，但我能理解他。因为，我知道，一边付出、一边亏欠、一边负疚、一边奉献、铁骨亦柔肠的不光是布哈，千千万万的军人都是如此。

布哈参与扶贫工作更忙了，有时候我给他打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当他忙完后打回来，往往已经过了很久，

知道家里一切都好后，又继续去加班了。即使偶尔回家，他满脑子想的还是村里的脱贫工作。

有一次，他刚好在家休息，本来说好带我和孩子出去走走，但为了处理村里养鸡场鸡苗的事，他临走前又接连打了好多个电话。我有点生气，埋怨道：“村里的事那么杂、那么琐碎，每件事都需要你去协调吗？”他说：“这只是其中一件很小的事，有时候工作中说了太多话，最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一刻，我再也生不起气来，只剩下了心疼。

还有一次，他一进门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天。等他醒来后，我劝他不要这么拼命，他却说：“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今天的成长。更何况，我肩上担着重托和乡亲们的期望，我能退缩吗？”他的一番话，让我哑口无言。我知道，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布哈，内心深处的渴望就是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他的这份责任感永远不可能放下。

一转眼，我和布哈结婚快10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和布哈约好，每晚10点视频。我们每次视频，总有说不完的话。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彼此的灵魂知己。

布哈平时陪两个儿子的时间很少。他一回老家，孩子们都非常兴奋。有

一次，大儿子戴着布哈的军帽，学着他的样子敬礼。小家伙还骄傲地说：“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军人！”那一刻，我和布哈都无比欣慰。

布哈有他的地位，我有我的岗位。对于我而言，立足三尺讲台，陪伴学生们成长便是最大的荣耀。

现就教于成都体育学院的吉处金珠，每逢节假日都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讲述她的学业情况。吉处金珠从小家里生活困难，后因父亲病故，家中唯一经济来源中断，不得不放弃学业。我和布哈主动给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鼓励她追求人生梦想。吉处金珠不负众望，后来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吉处金珠也立志学成后返回凉山，投身教育事业。

还有学生加洛巫牛。他家里突遭变故，被迫辍学，情绪非常低落。我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自掏腰包让他重新上学。当时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我没有以个人的名义捐款，而是以“乡里来的奖学金”之名，每年资助500元帮助他继续学业。

在我的家乡大凉山，有一种遍地盛开的杜鹃花，彝族乡亲们叫它“索玛花”。作为一名军嫂，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会像大凉山的索玛花一样，越是在条件艰苦的地方，越是努力盛开，让我们的家乡大凉山越来越美好。

中的重要作用，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他还分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解放全人类的，不是为哪一个的，也可以说是穷人翻身的日子。共产党是为真理的，并不像国民党那样的大衙门，有钱有势的走得进去，穷人连衙门口站都没有资格。”并劝说我：“不要把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军放在脑子里转，靠他们是靠不住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革命战士对党的忠诚和深厚情感，并对革命前景充满信心。

这封家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破旧，却语言朴实、言辞恳切，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自这封家书后，父亲就再也没有收到哥哥的来信了。”林晖的弟弟林友夫曾回忆道。从此，林晖音讯全无。直到1986年，家人们才得知，林晖已在1945年9月攻打吴兴伪军据点时英勇牺牲。

如今，林晖长眠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郎公墓的苍松翠柏中。他这封家书被陈列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生动诠释着一名革命战士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此致 康健 儿 林晖 广德二区上村寄 14/5

林晖写这封家书时，德国法西斯已经战败投降，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也为期不远。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

“今天中国的抗战反攻，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根据地的地方军、民兵基干队、广大老百姓来担任反攻任务，中央军早溜走了，将来自动地会消灭，敌后广大老百姓都反对他。”林晖在信中向父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反法西斯战争

烽火家书

泛黄的纸上，蓝色的钢笔字清晰可见，“新四军”“苏南报”和一些地名被横线重点标识出来，这是革命烈士林晖写给父亲的家书。

林晖，1921年生，又名林正富，江苏丹阳县人。

1938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挺进苏南茅山敌后地区，打击日寇，节省胜利，他们在行军途中，这支队伍“不侵犯群众一行军一线”“借物送还，失物赔偿”……抗日烽火艰难岁月里，骁勇善战、报国之心的新四军精神，在年轻的林晖心里种下了种子。1940年，林晖参加新四军。

1945年5月，林晖跟随新四军一路南下，到达安徽广德、郎溪地区，驻军休整，养精蓄锐，为挺进浙西做准备。林晖在这里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家书，这也是他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

父亲：在你回去的第二天下午一时，我们又继续向南推进的。在当晚，我们驻西塔山，我到杨山老五姑家去拜望一下，他们很客气，还烧了些菜饭给我吃。第二天，队伍经过杨山，走他（她）家门口经过，（她）拖我进去吃茶，只因队伍要继续前进，所以我没有停留。我们经过了十几天的行军，现在已到了郎广休息，在不久（后）要向天目山、莫干山去（浙江省）。

军装情

■许峰

那年那时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老家，成为一名“回乡知识青年”。由于干活卖力，表现突出，我被公社任命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并于两年后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民兵连指导员。

也许是对军装痴迷，也许是考虑到与自己民兵连指导员身份相称，我当时竟不顾家里贫困，找大队出纳借了5元钱，买了7尺草绿色布，又找村里一个退伍老兵，讨要了5颗当时部队军装上

的纽扣，请村里的裁缝师傅做了一件绿色上衣，几乎每天穿在身上。一次，县武装部的领导来大队检查民兵工作。这位领导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他看着我：“你当过兵吗？”我说没有。他双手按着我的肩膀端详良久说：“你如果当兵，一定是个好兵。”

年底，冬季征兵开始了，我毅然报名应征。出发去部队的前一天，我去公社换上军装，兴冲冲地跑回家。母亲一遍又一遍抚摸着我的军装，泪流满面。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

了军装背后的意义：穿上它，我就要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奔向远方，为祖国放哨站岗。

入伍第三年的那个春节，我回家探亲，特意给父亲带了一套我的旧军装。父亲如获至宝，整个春节，无论是在家还是走亲戚，都穿着它，逢人就讲这是当兵的儿子带给他的。他心中那份惬意和自豪溢于言表，也引来乡亲们羡慕的眼光。

许多年后，我转业到地方。我把穿过的几套军装，洗净熨平，缀上领章、帽徽和肩章，整齐地挂在衣柜里。有空就打开看看，让那份不舍在心中静静流淌。

后来，我儿子长大后也当了军人，还有了一位军人女朋友。两人婚礼那天，儿子穿着军礼服，挽着儿媳走上结婚典礼舞台。当轮到我说军话时，平时口才不错的我，看着一身军礼服的儿子，激动得语无伦次……

如今，孙子3岁了。小家伙吵着要穿军装。我一连跑了几家商场，总算给他买到一套绿色童装，还搭配了一顶迷彩小军帽，一副望远镜和一支玩具冲锋枪。他高兴极了，整天“全副武装”满院子跑边喊：“我也有军装啦……”



林晖家书

本版投稿邮箱:bjjrt@163.com